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人 的 義 務

(上)

瑪 志 尼 著

唐 肇 黃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的 義 務

(上)

著 尼 志 瑪

譯 黃 肇 唐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 給意大利的勞工階級

你們，平民的兒女！我獻這本小書給你們。在這本書裏頭，我指出某些原理。假如你們肯做，你們可以用這些原理的名義並力量完成你們在意大利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使意大利人全體得在共和制度之下進步，並且你們個人得到解放。讓環境或是知識特別好些，因而能够更容易領會這些原理的人對別人說明這些原理。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存想着你們的悲痛，和你們對於新生命的熱望——此刻遏抑你們材力的那些不平等狀況一經消除，你們一定會把意大利的新生命發揚起來——我想着這些，我心裏充滿着摯愛的精神。我極希望從事說明這些原理的人也感受着這種精神。

我在幼年時候，就愛你們。我母親的傾向民主主義的性情教我從我的同伴中找人，不要找單是有錢有勢的人。我父親的純樸的不自知的美德養成我的習慣，使我不稱讚自大的傲人的一知

半解而尊重你們常常有的不自矜的不受人注意的損己利人的美行。再後些，由我們本國的歷史，我知道真正的意大利人的生活是平民的生活，並且雖是經過各種族的打擊，和篡奪征服所引起的那些表面上暫時的變化，意大利幾世紀的慢慢發展的傾向總是為大一統的民治國家作準備。到了三十年前，我就把我一身獻於你們了。

當時，我們國內有了一個貴族，始終沒有開創力，沒有團體生活的；還有了一個君政，在十六世紀跟異國人的足跡而潛踪到我們國內，既沒有什麼它特有的使命，也沒有任何統一或解放的想頭。當時我見到國家由自由的平等的人民組成的統一的國家，絕不能夠由這個貴族或君政產生，一定只能由意大利的人民產生。並且我就這樣說，我見到你們一定要擺脫雇用制的束縛，並且要自由結合，漸漸把勞工弄成意大利的土地和資本的主人翁；在法國社會主義的各派未把這問題弄得混淆不清以前，我就已經這樣說了。我見到除非有個道德律，認為高於一切此刻夾在上天與人中間的權威的，把為一切虐政的基礎的教皇權打倒，我們理想中所預擬的意大利總不能夠實現的。並且我這樣明說。雖然有種種兇險的誣陷、誹謗、嘲笑集中於我個人，我始終沒有背棄你們或

你們的祈禱，也沒有放棄將來的標幟；你們自己有時候受拜「偶像」的假信徒的宣傳所誘惑而走到迷途，背棄我而跟那些犧牲你們的血去取利，以後就不管你們了的人——就是在這種時候，我也不放棄。只要有你們——平民的兒女——中間頂好的之中有些人對我熱烈地誠懇地握手，那末，就是其餘的人背棄我，就是我以前摯愛的並自命愛我的人使我遭了許多極苦痛的失望，我也已經得到了安慰。我的餘年已經無多，然而我與你們中少數人的情誼，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總是我死日還不斷絕的；並且也許死了以後還存在着。

請你們想念我，像我想念你們的樣子。我們都愛我們的國家，讓我們在這上頭真像同胞一樣。我們國家的將來大部是在於你們身上。

可是，假使你們不把現在富人感染得太深的（我希望只是短時間的），並且要使意大利的進步成爲無望的，兩種病——馬迦弗利主義（Machiavelism）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m）——消除，意大利這個國家和你們自己是沒有將來的。馬迦弗利主義是卑鄙地模仿一個有雄才而不幸的人的學說，（註）使你們拋開愛，使你們不能夠對於真理作坦白的大膽的忠實的擁戴；物

質主義因其崇拜私利，促迫你們陷到利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裏頭去。

假如你們想要擺脫人的專制和殘暴，那末，你們一定要敬上天。並且，現在世界上，善與惡正在交戰。在這種戰爭中，你們一定要投在善的旗幟之下，與惡勢力不斷抗鬥。一切曖昧的手段，一切怯懦的應付，一切那幫想要調停於善惡之間的領袖的虛偽都要擯絕。在善的這邊陣線上，你們總有我做同志，到我死了為止。

有些希望，只有崇拜上天與真理纔能夠實現它。上面所說的兩種虛妄的主義，屢屢說得可以蠱惑你們，引誘你們，相信它可以實現這些希望。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不得不寫這本書警告你們不要受騙。我太愛你們了——我絕不肯迎合你們的熱情，或是讓別人用來取得你們信任的那些夢想過去，不加矯正。我的口氣也許像太冷酷，太斤斤地要教你們必須犧牲，必須有對人的美德。但是我知道你們所有的件件權利（right）都只能由一件履行了的義務（duty）產生出來：你們是

（譯者註）馬迦弗利（Ma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也是意大利人，他就是著 *The Prince* 的人，這部書有

伍光建氏的譯本，叫做霸術。

好人，沒有給謬說和貨利弄壞，不久一定會了解這個道理。

再會罷！現在，並永遠，認我爲你們的同胞弟兄。

一八六〇，四月，二十三日。瑪志尼·約瑟。

## 譯者附言

一 這本書的原著者瑪志尼，是意大利的熱那亞（Genoa）的人，他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八七二年。他是近代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雖則他所深信的共和政體沒有實現。

二 這本書的頭四章是在一八四四年寫的；其餘是在一八五八年寫的。他是寫給意大利的工人看的，但許多人都認這本書可以當做一本倫理學綱要。書中所說，雖是針對當時未獨立、未統一的意大利的情形說的；可是，其中大部分的話，是凡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人民都值得知道的。

三 這部稿是由人人叢書（Everybody's Library）內瑪志尼氏的義務及其他中諾益思女士的英譯本（Joseph Mazzini, The Duties of Man, translated by Miss Ella Noyes）譯出來的。如有與原本不合之處，希望識者教正。

譯者附識



# 目次

第一章	給意大利的工人	一
第二章	上天	二〇
第三章	法則	三六
第四章	對人類的義務	四九
第五章	對國家的義務	六三
第六章	對家庭的義務	七六
第七章	對你自己的義務	八七
第八章	自由	一〇〇
第九章	教育	一〇九

第十章	結合及進步·····	一一九
第十一章	經濟的問題·····	一二八
第十二章	結論·····	一五五

# 人的義務

## 第一章 給意大利的工人

我要對你們講你們的義務。我要照我心坎裏所發現的，對你們說我們所知道的最神聖的對象——上天、人類、祖國、家庭。就像我對你們挾着摯愛而說，請你們也挾着摯愛聽我說。我的話是根據由於多年的憂患、觀察和研究而得來的覺悟。我所要指示你們的種種義務，我現在竭盡我的力量履行，並且只要一息尚存，我總勉力盡這些義務。我也許會錯誤，但我的本心是誠實的。我也許自己騙自己，但我絕不肯騙你們。所以，請聽我說，像你們聽同胞弟兄說話一樣。你們可以隨意批評到底我說的是不是真理；假如你們以為我是宣傳謬說，請你們擯棄我；但是，假如你們覺得我是宣揚真理，請你們信從我，照我所教的做事。弄錯了是一件應該受憐憫的不幸事情；但是，知道了真理而

還是不遵照真理做事是一個天地所不容的罪惡。

爲什麼我來對你們說起你們的權利，就先說你們的義務呢？在你們所屬的社會，人人都是有意地或無意地壓迫你們，總沒有讓你們享用人應有的任何權利；窮苦是你們的分兒，所謂幸福是給其他階級的人享受的——在這種社會裏面，我爲什麼同你們講犧牲一己，不講壓服別人；講善行、講進德、講教育，不講物質的福利呢？這一個問題，我得要先回答纔可以再往下講，因爲我們這一派與現在歐洲正在宣傳的許多別派學說不同的就在這裏；並且因爲這個是爲受苦受難而憤慨的工人的心中很容易發生的問題。

「我們正在貧窮、做奴隸、不快活；請對我們說改進的物質環境，說自由、說幸福。請告訴我們：到底是我們命中註定該永遠受苦呢，還是我們也會輪到享福的日子呢。請對我們的主人，對居我們上頭而把我們當機械，並壟斷應屬於大衆的福祿的人講義務。同我們講權利；講擁護權利的法子；講我們的力量。等到我們有個得人承認的生存；那時節，你再來同我們講義務、講犧牲罷。」我們的工人許多這樣說，而宣傳家和社團迎合他們的欲望的也跟着這樣說。他們就只忘記了一件事：那

就是，他們所請出的那個學說已經宣傳了五十年了，但沒有使工人的環境得到一點點實質的改良。

最近五十年爲求進步，爲求排除專制政府和世襲貴族的好處而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人權（Rights of Man）爲名的；都是用「以自由爲生存的手段，以福利爲生存的目的」來號召的。法國革命以及其後模仿它而起的革命的一切行爲都是一紙人權宣言的結果。醞釀法國革命的哲學家的一切著作都是根據於尊奉自由的學說，以及務須使人人知道自己的權利的這種必要。一切革命黨派都宣傳人是爲幸福而生的，人是有用他力量做得到的一切手段去求幸福的權利的，沒有什麼人有權利阻礙他追求幸福的活動，而且他有權利打倒一切他在中途所遇到的障礙。果然，障礙消滅了；自由到手了。在許多國家，自由維持了好些年；在有些國家，現在還是持續着。到底人民的環境進步了沒有？幾千萬靠兩手天天工作活命的人有沒有得到他們所希望並且那些人許給他們的福利的一分一毫呢？

不；人民的環境並沒有進步；不特沒進步，而且差不多在隨便那一國都是越變越壞；尤其在我

寫這本書的地方，（註）生活必需品的價錢不斷地漲高，在許多種工業裏的工人的工資不斷地降低，並且人口不斷地加多。差不多在個個國家內，工人的運命弄成越靠不住，越不安穩，而勞工的危機，迫得整千整萬的工人一時無工可做的，越發常見。各國彼此間的人民移徙，以及由歐洲向其他地方的人民移徙年年增加，慈善團體的數目不斷加多，以及貧民稅（*Poor rates*）並對窮苦人的賑濟的增加儘够證明這種情形。後一種的增加同時證明大衆對於人民的困苦越發注意；但是，他們並不能設把那些困苦減少到任何看得見的程度，可以指明在他們想要幫助的階級中間，貧窮還是一樣不斷地增加。

然而，在這最近五十年中，社會財富的來源和物質福利的總量確是穩定地增加的。物品的生產加了一倍。商業，固然因為完全沒有組織不能不常常有危急發生，但它的活動力已經更大，它的運用的範圍已經更廣。差不多隨便什麼地方，交通都弄得更安穩更迅速，而且因為運輸費的減少，商品的價格也減低了。在別方面看，「權利為人性所本有」這個觀念現在得了一般人的接受；就

是企圖在行爲上避免這個觀念的人也在口頭上虛偽地接受它。那末，爲什麼人民的環境沒有進步呢？爲什麼生產品的消費不給歐洲的社會的全數分子平等分配而集中於成了新貴族的少數人的手裏呢？爲什麼工商業所吸收的新衝動不產生多數人的福利而產生少數人的奢侈呢？

在肯把事情稍稍細察的人看來，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顯而易見的。人是教育的產物，人們的行爲只是依照他們所受的教育的主義的。到今日止，促進革命的人都是以「個人應有權利」的觀念爲革命的根據；這些革命贏到了自由，身體自由、教授自由、信仰自由、貿易自由，件件事和個人的自由。但是，在沒有法子運用他們的權利的人，就是承認他們的權利有什麼用處呢？在既沒有時間又沒有資財去利用教授的人，教授自由有什麼意義；在沒有什麼東西——既沒有資本又沒有商業信用 (credit)——可做貿易的人，貿易自由有什麼意義呢？在個個有好些人宣傳這些主義的國家裏，社會都是由少數有土地有「信用」、有資本的人和大多數除自己兩手以外沒有東西，並且因爲要活命不得不將勞工照任何代價賣給那些人而整天做物質的單調勞作的人所組成。在這些爲環境所迫而與飢餓抗鬪的人，自由不是幻想，不是使人傷心的嘲弄是什麼呢？要使

自由不是這樣，那末，一定要富人答應減少工作的時間，增加報酬，替大眾設立自由的一致的教育，把工作的器具供人人地使用，給有能力、有善意的工人一筆紅利。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呢？難道福利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嗎？難道物質的福利不比一切其他東西都合意嗎？他們爲什麼要爲利益別人而減少自己的享樂呢？誰能穀幫自己，就讓誰幫自己。一個社會已經弄到能運用權利的人可以自由運用人應有的種種權利，它應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假如還有人爲他自己的境遇所迫不能穀運用這些權利中的任何一項，他必須聽天由命，不應該埋怨別人。

自然而然地，他們會這樣說：事實上，他們是這樣說的。那些特邀天幸的階級這種對窮人的態度一會兒就成了人人對其餘一切人的態度。各人照顧各人自己的權利，用心改進他自己的環境，全不顧別人；而且到了他的權利與別人的權利衝突的時候，就是戰爭——不是血的戰爭，乃是金錢與狡獪的戰爭；是一種沒有第一種戰爭那樣壯偉而卻是同樣有破壞力的戰爭。在這種殘忍的戰爭裏，有資藉有力量的人忍心地毀滅軟弱的或粗拙的人。這種戰爭繼續不斷，把人練成了只知道有自己，只貪求物質的好處。信仰自由把任何共同的信仰消滅了。教育自由發生了道德上的極端



紊亂。大家沒有個共同的聯繫，宗教上信仰不一致，目的不相同，唯一的事業就是享樂，人人找自己的路走，不管走這條路時候恰是踏着他們同胞的頭上——說同胞只是空名，其實是仇敵。我們今日弄到這種地步，都是受權利學說之賜。

的確，權利是有的；但這個人的權利與那個人的權利衝突的時候，我們沒有請出高於一切權利的東西來解決，怎麼樣可以希望把這些權利調和呢？並且，在有些場合，一個人或許多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利衝突，我們應該訴於什麼法庭呢？假如個個人都應該得福利，儘可能地最大的福利，那末，有誰可以解決工人與廠主的爭執呢？假如生存是人人首要的，不可侵犯的權利，那末，誰可以要求一個人犧牲生存去利益別人呢？你要用國家，或是社會，或是大多數同胞的名義要求這種犧牲嗎？在我所說的這些人的意中，國家不只是各個人權利最安全的地方嗎？社會不只是一羣同意把多數人的力量保持各自的權利的人嗎？並且，把「社會是為擔保個人能盡享用他的權利」這種學說教各個人，教了五十年之後，難道你要請他為社會犧牲一切權利，並且請他為改良社會起見，如有必要，讓自己不斷作苦工、被監禁、被放流嗎？到處宣傳給個人說「人生的目的是福利」